

纂註孟子 盡心上下 十三四

			八五五五	漢書門
一六	六五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七	八	八五五五	漢	
函	一	五五	書	
八	六	五五		
架	冊	號	類	

四書本義  
共十三卷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5
冊數	16 ( 16 )
函號	277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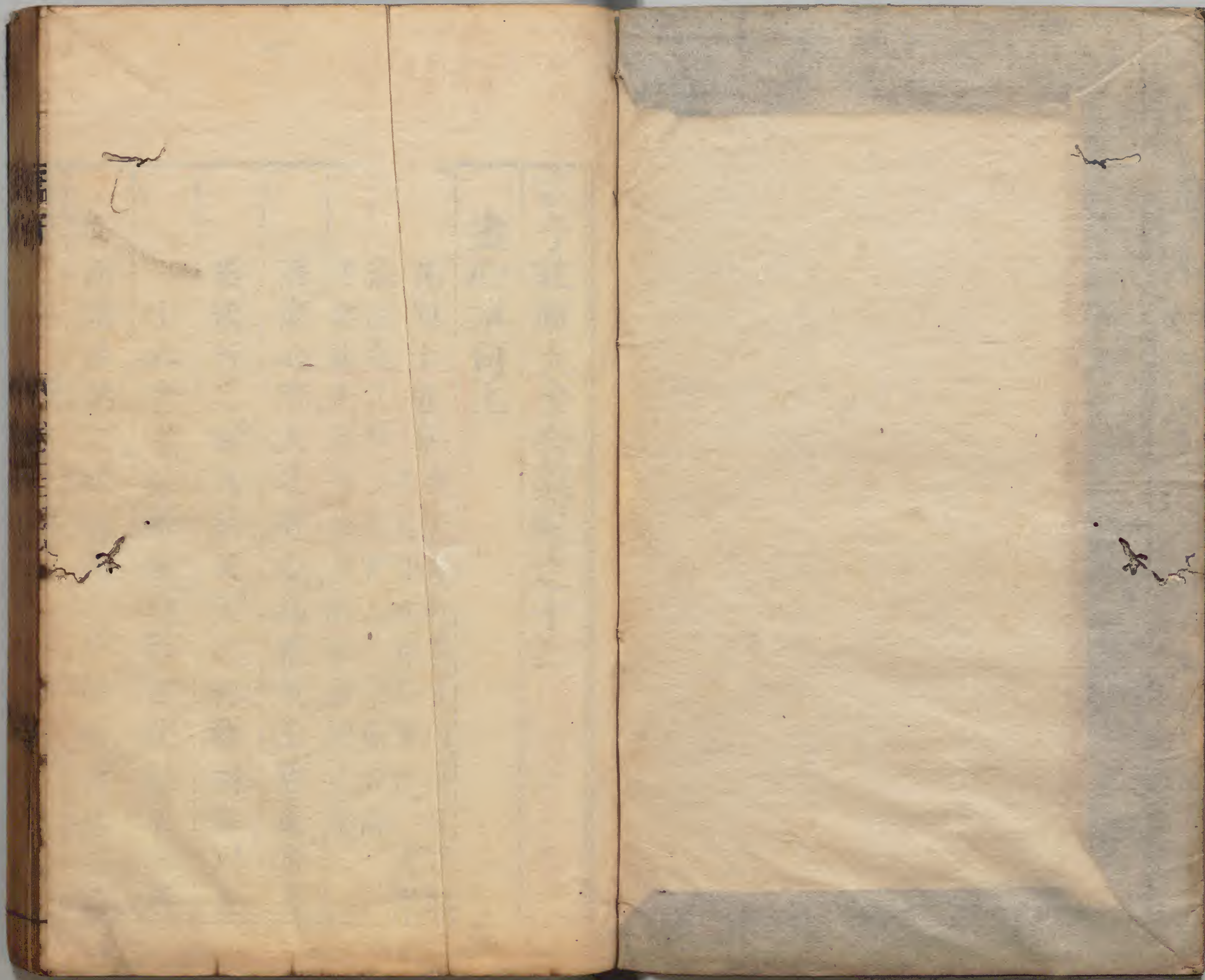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

言性命之學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之要法也論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註盡心者人之有心為精氣主思慮可否。

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

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

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為篇題

**疏**

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

盡心也言盡已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五章言遠辱不為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耻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使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十三章言明法百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

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已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蒞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距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五章言饑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體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攝政伊周有為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已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

熙按其心即指惻  
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心言

孟子  
卷三  
父遺棄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  
之異。三十五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  
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取人之道。  
必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  
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急厭。思滅  
其日。三十九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四  
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  
窮達卷舒。屈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  
已。四十三章言賞僭及滯。刑濫及士。季文  
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  
十五章言振裘  
持領。止羅推綱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註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為正。

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  
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集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  
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文理之所從  
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  
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  
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  
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能盡其心矣。陵陽李氏曰。性與心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論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註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

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

集註存謂操而不合。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

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于天。之所以付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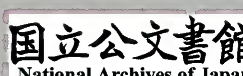
註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

妖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妖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

**疏** 此章言盡心對性。足以承天。妖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惟是為珍者也。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道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能承事其天者也。以其天之賦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上之也。蓋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

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妖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妖壽不二。而修其身。以待其在天者。如何耳。如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以其妖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此而不二也。不可徵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為立命也。如於妖壽而二其心。以廢其所以修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商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也。意也。

**集註** 妖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



孟子 卷三 五  
全其天之所賦，不以人爲害之。○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

諸已矣。知天而不以天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慶源輔氏曰：徇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之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殀壽不二，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  
朱子曰：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



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于一貫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整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一章之指畧可見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註**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疏**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吉也。亡命有三。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

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崩是也。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足也。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集註**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雲峯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註**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牆之下。恐

壓覆也。

音福

集註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註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

集註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註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

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刑獄匣手足者也

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者也禮於檀弓云死而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禮於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故已不能存以說之死者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為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長死者也又秦武王時大蛇從身出復入穴五女示之五子拔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毛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趨則一也。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也。

集註：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永年，非正也。去峯胡氏曰：前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

一 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於知後，知在立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註：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

集註：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

者也

註謂賢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已。知已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此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也。是得之有命者也。

集註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註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為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

集註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

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註誠者實也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

集註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雲峯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註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為近也。

一 疏 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已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為樂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又言勉強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為最近。故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亦力行近乎仁之意歟。

孟子

卷三

盡心上

七

集註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朱子曰：強恕不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于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

雲峯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註 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無所愛而不著，明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善，由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案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人用之不知其為實也。

集註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入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註人不可以無所羞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

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

**疏**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憂矣。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

善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

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時之弊也。  
集註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註。恥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

集註。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註。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

集註。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

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

恥之心也。

雲峯胡氏曰。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註。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聖賢之名也。

疏。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

集註。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



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去更反

註樂善而自卑。若高宗得傳說而稟命。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亟數也。若伯夷非其君不事。伊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可數見之乎。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

疏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

集註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求利。

盡心上

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註宋姓也。句踐名也。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

集註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囂五高許驕二反

註囂囂自得無欲之貌也。

集註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

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禮義。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註句踐問何執守可囂囂也。尊貴也。孟子曰。能貴德而履之。樂義而行之。則可以囂囂無欲矣。

**疏** 德有所得於內，義有所不為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窮理於外。是以樂天知命，故人不知，斯囂囂然自得矣。

**集註**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集註**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註** 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集註** 得已，言不失已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註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疏此章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其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

集註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

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註凡民無自知者也故由文王之化乃能自興起以趨善道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

熙按如與而通

疏

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

集註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

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彜。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音坎

註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人既自

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歆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

疏

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位。有若歆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集註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

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

孟子

卷三

盡心上

七

雖死不怨殺者

註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其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若亟其乘屋之類也。故曰不怨。謂殺大辟之罪者。以生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

疏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朱註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

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

附朱子或問。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而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死。亦無所怨。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

孟子  
卷三  
三  
如也。

註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樂之也。王者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

集註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

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

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

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註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庸。功也。利之

使趨時而農。六畜繁息。無凍餓之老。而民不

知。獨是王者之功。修其庠序之教。又使日遷

善。亦不能覺知。誰為之者。言化遷善為之大

道者也。

孟子  
卷三  
三  
盡心上

**集註**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註**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

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歲成其功。豈曰使人知其小補益之者哉。

**疏**自迹觀之，則君子過之而不守拘其一。自妙道觀之，則其所感而遂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夫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於民，所過者以化，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之

盡心上

三



哉。如此故王者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虞度無患，然後為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通太平，自得而已。故於驩虞，又有以間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王者也。此章言王政皞皞，與天同流。霸者德小，民人速觀，是以賢者志其大也。

**集註**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

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

讓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

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

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

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

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

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

心也。

程子曰：所存者神，在己也。所過者化，及物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註**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

仁言之政雖明，不如雅頌感人心之深也。

集註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

慶原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聞太王為仁人伯夷太公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註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

集註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

民心

註畏之不違怠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疏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集註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

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註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能也

集註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繫於人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註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少知愛親長知敬兄此所謂良能良知也

集註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

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疏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者也。

集註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

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註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

疏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

集註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

應甚速而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註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

疏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集註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

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尹力文

註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疾疾之人疾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

疏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知連之者以其德以慧

盡心上

明術以智釋耳。是則所謂智慮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知存於疾疾之意有同歟。

集註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疾疾猶

災患也。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木全獨惟也不連孤字

註此即人之疾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

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

疏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梁自止。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集註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

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

術知也。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猷。畝章互相發。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註事君求君之意。為苟容以悅君者也。

集註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

妾婦之道也。

孟子 卷三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註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

集註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註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

集註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

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

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

後出如伊呂之徒。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註大人大丈夫。不爲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

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

疏此章言爲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

集註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

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註：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註：兄弟無故，無他故。

集註：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註：不愧天，又不忤人心，正無邪也。

集註：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註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

集註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

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

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

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

新安陳氏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  
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  
子亦恐未  
足以當此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註君子重言是美之也

疏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  
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辨得天下而無足  
解憂楊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  
樂是亦與此同意也此章言保親之養兄  
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人倫之樂過萬  
乘孟子重爲一章再云者也

集註林氏曰此三樂者一繫於天一繫於人

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  
勉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註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存，欲行禮也。

集註地闊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爲樂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註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

集註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註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

集註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

熙按醉當通作粹。純也。說文不雜也。楊雄太玄經。醉君道也。註。陽氣純也。

陸善經曰。蓋於背。如負之於背。熙按。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三曰。盎齊。註。盎。猶。猶也。盛而翁。然。葱白也。又。樓。異。嵩山賦。方春。陽之。蓋。陸德明云。翁。鳴。動。反。音。於。勇。反。今。詳。蓋。當。與。鬱。芬。羽。之。芬。羽。通。

有異。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

於面。蓋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鳥振反

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粹然潤澤之貌。

也。蓋視其背而可知其背。蓋蓋然盛流於四

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

知也。

疏。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

意。此章言臨蒞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克身體。復方四體不言。

躡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

集註。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

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

發見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蓋豐厚盈溢之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

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

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

四體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

他蓋文

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

註已說於上篇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呼復歸之矣。

集註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註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爲畜產之本也。

集註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許六反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註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疏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巳。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

集註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

註。易。治也。疇。一井也。庶民治其田疇。薄其稅

歛。不踰什一。則民富矣。

集註。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註。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

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

集註。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求水火。無

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註。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

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

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集註。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

言。

註：所覽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疏

觀之於海者難為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揚子云：視日月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

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

集註：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

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

視下益小，所見既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

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眾之意。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註：瀾，水中大波也。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

微也。

**疏** 觀水必觀其波瀾是為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

**集註**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不照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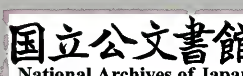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

不成章不達

**註**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 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

**集註**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乃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于九皋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上引鳧兔桑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

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集註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

聖人之徒也

與跖同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疏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集註跖盜跖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註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疏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集註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黷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者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朱子曰程子常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須尋自家穩便之處皆

也心

也。○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註楊子楊朱也為我為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為也。

集註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列子揚朱篇揚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道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曰弗聽○朱子曰莊子拔稱揚子吾恐揚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句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逍遙物外備足其身微似之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註**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已樂為之也

陀沒及觸也

**集註**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

張南軒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惜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註**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集註**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錘

子莫執中陸善經云子莫無執中熙按中是活物倘固執一端而不知機變則其所以為中不必中已失其中則亦楊墨耳矣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註** 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疏** 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者也。

**集註**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

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  
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  
無異。子莫執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  
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  
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爲賊道。禹稷顏回易地  
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  
矣。

○孟子曰。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

亦皆有害。

大全朱子曰。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爲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爲雖不可。亦以爲可。

〔註〕饑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其之。

爲利欲所害。亦猶饑渴得之。

〔集註〕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

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

擇。而失其正理。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

矣。

註人能守正。不為邪利所害。雖謂富貴之事。

不及逮人。猶為君子。不為善人所憂患也。

疏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集註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

遠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剛介。介持廉介之義。此介蓋廉介之介。數

註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污君。不

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其貴為賤者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

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焉。今夫三公者。百僚之師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崇顯者。無以過也。

集註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

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

顯闡幽之意也。

朱子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于不介故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註有為為仁義也。仞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為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行者也。

疏此章言為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者也。

集註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

猶為自棄其井也。○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

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

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論語夫子之墻數仞下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記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寸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

是鄭說為非。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以成功一也凡教人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也。

程子曰身踐履之也  
楊龜台體之者也

楊龜台非已  
有也

性之好惟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

疏

湯武利而行仁  
五霸強而行仁

集註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註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

楊子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



集註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嗟嘆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趙岐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集註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予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註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疏 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  
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  
集註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

私也

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  
其正者也方是時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  
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  
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  
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  
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  
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  
為耳後世惟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  
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  
敦薦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

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  
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  
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  
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  
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  
既三言之而獨不言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任之弊也  
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  
天下後  
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  
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  
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

於是。

註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君子能使人化其道德。移其習俗。身安國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弟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誰大於是。何為不可以食祿。

疏 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若臣是曹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

集註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

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素餐之大者。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註齊王子名墊也。問士當何事為事者耶。

集註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註**尚貴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

**集註**尚高上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註**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貴。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疏**此章言人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

**集註**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

非所當為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况為學者言人不可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新安陳氏曰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為者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註仲子陳仲子處於陵者人以為廉謂以不

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孟子以為仲子之義若上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當以禮義為正陳仲子辟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叙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疏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

集註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

焦氏筆乘曰孟子謂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

受克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承處從而繼履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榮守禮世宗父也殺之于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子或謂不問必不悛又殺人也則如之何無色則制之而已文善之隆制其後者夫人往往乎守禮之暴制身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

廉耳其辟兄離毋不食若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六節而遂以為賢哉

通考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前仲子之操害于廉則皆不合于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註桃應孟子弟子問臯陶為士官以執罪人

瞽瞍惡暴而殺人則臯陶如何

集註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

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

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

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註孟子曰臯陶執之耳

世宗責也嗚呼子  
之處此亦難矣

孟子

卷三

三

集註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

註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耶

集註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註夫辭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

受之於堯當為大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

集註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註應問舜為之將如何

集註桃應問也

音徒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

孟子

卷三 盡心上

三

訢

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與欣同  
註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捐棄敝蹠蹠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為至貴也

疏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

聖意者也

集註蹠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

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

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

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崩曠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



是言聖賢之心耳。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  
 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  
 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  
 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  
 理。便即是人心。亦須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  
 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  
 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  
 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  
 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  
 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附朱子或問。楊氏入議之說。如何。口是則  
 然矣。而其說施于周世家。而不及于舜。何哉。  
 鄉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何  
 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必出。而此  
 蓋决非天降地出。亦生于人情而已矣。

陶必不為此以私于舜。舜亦不以  
 此祈于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  
 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註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孟子之范。見王  
 子之儀體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謂諸  
 弟子喟然嘆曰。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  
 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養之移人形身  
 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居

孟子 卷十三  
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儀聲如是也。

集註 范齊色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

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一 註言王子宮室乘服皆人之所用之耳。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故也。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集註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睟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註堙澤宋城門名也。人君之聲相似者，以其俱居尊勢，故音氣同也。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耳。

疏

趙云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衆品者也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

集註堙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爲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詩六反

註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集註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註且恭敬者如有幣當帛以行禮而未以命將行之也。

集註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曰恭

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

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註〕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虛拘致君子之心也。

也。

〔疏〕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必以恭敬修於內而為之本，幣帛以將之而為之末，則君子交接之道畢矣。

〔集註〕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

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形，謂若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

一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

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

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

居而言踐，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

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

焦氏筆乘曰：李彥平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未到聖人地位則不可。蓋形者，耳目口鼻也。彼欲如此而後踐之，謂之踐行也。目欲親吾不遏其親，耳欲聽吾不遏其親，口欲嗜吾不遏其味，鼻欲臭吾不遏其臭，吾雖從是耳目口鼻之欲而石隨聲色臭味而去，此夫所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若顏子則非礼勿視，聽言動勿者，禁戒之詞，此所以未達一間也。

熙按目之於色耳  
之聲皆天性也  
苟放其心則視  
而不見聽而不聞  
此不能踐其形也

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  
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  
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目之形。而得  
於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於性之聰。以至踐  
肝之形。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  
以通於神明。凡於百骸九竅五臟之形。各右  
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微。六通四  
關。其運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  
形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  
形則一定。而不易者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  
變。以其無常者也。不可踐之矣。亦以聖人  
吉凶與人同。何踐之以為異哉。是又孟子之  
深意也。

集註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

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眾人有是形而

曲禮脩身踐言謂之善行

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

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若源反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克其形

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

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

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克其形。惟聖人也。

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

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問形色天性，下却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朱子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色在其中矣。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註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減而短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

年喪，以期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集註已，猶止也。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註紵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徐徐之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弟，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其期喪，亦猶曰徐徐之類也。

集註終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  
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  
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大切九月小切五月

註丑曰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  
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之於君欲使得行數  
月喪如之何

集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  
不敢終喪其傅為請于王欲使得行數月之  
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

按儀禮公子君之庶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繚緣所生母既葬除  
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  
請之也

孟子 卷三  
三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註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况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故譏之也。

疏 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且欲期之。故警以終兒徐徐者也。

集註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爲請。雖

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爲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註教民之道有五品

集註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有如時雨之化者

註教之漸漬而浹洽也。

疏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也。是其潤

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凡此因其大以

成大。小以成小。是為有若時雨而教者也。

集註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

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

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疏以其因固有之德。但教而成之也。是其能

者。則教之以臨事而懼。是為有成德者也。以

其有材之具。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也。子

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

儒。是為有達財之教者也。

集註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

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

賜。

有答問者。

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為有答問之教也。

集註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有私淑艾者。

音艾註私獨淑善艾治也。君子獨善其身。人法其仁。此亦與教法之道無差也。

疏以其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

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

集註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子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註申言之。孟子貴重此教之道也。

大全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艾創艾亦取諸此。

疏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惟誨人者也。

集註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

彀率。

彀古侯反。率音律。

註丑以為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

陸善經為彀律法也。丁公著手音云。率循也。謂彀張其弩。又當循其射道。令必中於表。

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大匠不為新學拙工。故為之。改鑿廢繩墨。必正也。羿不為新學拙射者。變其率之法也。彀率。張嚮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

集註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悲儉及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陸善經云。躍如。心願中也能者從之。當勤求也。丁公著云。躍如。猶言卓爾。

熙按中道而立者  
立道之中也或云  
中去聲亦通  
朱子曰引而不發  
謂漸啟其端而不  
竟其說躍如謂義  
理昭著如有物躍  
然於心目之間

熙曰以道殉身者  
言道從身以行也  
所謂澤加於民者  
有道之世君子道  
長也無道之世君  
子道消故有殺身  
成名是身從道  
而行也

孟子 卷三 五

註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  
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  
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

疏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  
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

之非也

集註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  
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  
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

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踴躍而見於前  
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其非難  
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  
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

殉道

註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

孟子 卷三 盡心上

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

**集註**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註** 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

**疏** 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

**集註**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註**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也。言國君之弟而樂在門人中，宜答見禮，而夫子不答，何也？

**集註**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



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註〕挾接也。接已之貴勢。接已之有賢才。接已

長老。接已當有功劳之恩。接已與師有故舊

之好。凡恃此五者。而以學問望師之待以異

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滕更有二焉。接貴接

賢故不答矣。

〔疏〕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八。孟子弗應者也。

〔集註〕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

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此言君

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註〕已棄也。于義所不當棄而棄之。則不可。所

以不可而棄之。使無罪者咸恐懼也。于義當

厚而反薄之。何不薄也。不憂見薄者。亦皆自

安矣。

疏也。如堯去四凶之罪，是可以棄之而棄之者也。舜舉八元八凱，是所厚而厚之者也。

集註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

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

### 其進銳者其退速

註不審察人而過進，不肖越其倫，悔而退之。

必速矣。當翔而後集，慎如之何。

疏其於無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無他，以其

君不能鑒其賢否，不能信任，所以如是矣。故詩之商頌，所以于殷武之篇，有云不僭不濫。

論語翔而後集，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也。此章言賞僭及濫，刑濫傷害，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之者也。

集註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

同歸於廢弛。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註物，謂凡物，可以養人者也。當愛育之而不

盡心。

盡心。

盡心。

盡心。

加之仁。若犧牲不得不殺也。臨民以非已族類。故不得與親同也。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疏

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

集註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程氏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

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

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釋氏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潛室陳氏曰。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存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



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註：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眾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

集註：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治，而其為仁也博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扶挽反 昌悅反

註：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總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賜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

疏

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為要者也。

集註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

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歆

長歆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

吾結反 孟子

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為道

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豐

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

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

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

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

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歆。又曰。濡肉齒決。乾肉

不齒決。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急親賢為務相對。

以臯陶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

之。謂智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

所為。即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

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

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並論智

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接盡心上第異同為機變之巧者節。疏云

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阱。藏兵之巧。以為  
 攻戰者。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而恥  
 之也。豈曰小補之哉。註云。豈曰使人知其  
 小補益之者哉。集註則云。非如霸者。但小  
 小塞其罅漏。無為其所不為者。節。疏云。人無  
 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欲為者。不義也。無欲  
 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  
 為不善。又不欲其所不善。則人道於是足  
 矣。集註則云。擴克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  
 勝用。不成章不達。疏云。不成章則不達。而  
 進仕。集註則云。達者足此通彼。子莫執中  
 節。疏云。子莫執中。利之性。而不專一者也。  
 但執一介之人。不知權變也。集註則云。子  
 莫度於二者之間。執其中而不知變。是亦  
 執一而已。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註云。  
 介。大也。集註則云。介有分辨之意。形色天

性也。註云。形。君子體貌尊嚴也。色。謂婦人  
 妖麗之容。此皆天假施於人也。集註則云。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  
 天性也。有如時雨化之者。詩云。教之漸漬  
 而浹洽。集註則云。及時之雨。有私淑艾者。  
 疏云。獨善其身。使彼法之也。集註則云。人  
 或不能及門受業。但問君子之道。竊以善  
 治其身。穀率。疏云。張弓向的。正體極思。用  
 巧之時也。集註則云。彎弓之限也。於不可  
 已而已者。節。疏云。人君於不可棄去之者。  
 而反棄去之。是其餘之類。無所不棄也。其  
 於賞所當厚者。反而薄之。是其餘之類。亦  
 無所不薄也。集註則云。已。止也。不可止。謂  
 所不當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  
 及者之弊。其進銳者。其退速。疏云。其于無  
 所不棄。無所不薄之君。得銳進而為仕。則

其被退黜亦必急速矣。集註則云。進銳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齒決註云。斷肉去其餘也。集註則云。齧斷乾肉。

孟子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疏 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章言厄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十一章言廉貧相殊。名亦卓異。十二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章言得民為君。為臣重民。敬祀治之。

盡心下

為先。十五章言伯夷下惠。變貧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已信心不患眾口。二十章言以明照暗。暗者以開。以暗責明。暗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後聖所向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凶。非前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生勤禮。二十五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二十六章言驅邪反正。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賦。君子道也。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

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恕仁義。克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極富濁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而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已來。人倫攸叙。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獲麟。孟子終於

無有乎爾。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初九章論古聖賢二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也。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註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集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其所以不愛及其所愛也。

註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亾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

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其所愛近臣  
 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  
 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  
 子死焉、

**疏**

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敗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其敗其師與敗績不足言、故稱爲大敗、抑又言梁王不以義戰、以見不仁之甚也、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成人君者也、

**集註**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

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註**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之

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疏**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興師。或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

亂之義也。春秋無義戰。如有之。則孔子必書。

**集註**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

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

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

類是也。  
僖公四年齊侯伐楚。屈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之。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

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註**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不相征。五霸之

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

**疏**抗敵之國。則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

所以伐下。罔有敵于我師者也。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于交惡者也。此章言春秋撥

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之反正。誅討征伐。故不自王命。曰無義戰者也。

**集註**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



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註書尚書案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集註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

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註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

春梓。

集註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間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



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教人讀詩法也。于武滅國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註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則不取

之也。

疏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故曰取于武成二三策而已。

集註杵，舂杵也。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

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

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

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

後世之感，且長不仁之心耳。

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者，是也。而孟子

不之言何哉。朱子曰：此乃拔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義，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流血漂杵，武士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戰，殺人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世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邪。

通考朱氏公遷曰：吊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伐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隣，是又衛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興師之義。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註：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集註：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好  
國君如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

丁公著云虎賁先儒言如猛虎之奔

註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于上篇矣

集註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音奔

註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

虎賁贅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百乘也

疏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

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具

猛也皆百大長也

集註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

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註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

姓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稽首拜命亦

以首至地也

集註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

熙按若崩二字讀厥角稽首四字宜連讀與泰誓百性慄如崩厥角同厥角叩頭也前漢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文選陸倕石闕銘屈膝交臂厥角稽顙李善註引趙岐注孟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厥地角古觸字

今本趙注作角  
屏二字誤朱注  
如角之崩不知何之  
謂也且角可毀折  
豈可謂之崩墮  
乎

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  
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  
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註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疏此孟子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又戒  
時臣無以戰爭言于時君此章言民思

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  
以殷民款角周師歌樂焉用善戰者也

集註兵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

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際以功力和勝善為戰  
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  
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  
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  
無敵於天下若不至於仁而徒欲以功和取  
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  
天下  
雲峰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  
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相  
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  
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仁義之師必無  
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  
用我善為  
戰之人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註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

心拙者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

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集註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

人雖大匠亦不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

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

此

新安陳氏曰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

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註糗飯乾糲也袵畫也果待也舜耕陶之時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

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

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疏釋名云糗乾飯屑也說文云袵玄衣也孔

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按許慎謂

袵陸善涇云衣之美者

之忍反

章音備

音汝

說來作裸鳥果友

盡心下

朱子云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女侍曰僕今釋果為侍謂二女之侍舜是以有惑于許慎之說而遂誤與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此章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

集註飯食也糗乾糒也茹亦食也衿畫衣也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

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

遇而安無預於己所性分定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上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

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聞一人耳

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疏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

若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

案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交遊之讎不  
 同國。兄弟之讎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  
 云。父之讎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  
 蓋非周禮與。又周官謂人凡殺人而義者。勿  
 令讎。讎則殺之。而不義在邦  
 法不可殺者。必避亡而已。

集註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  
 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  
 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  
 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感應之理。  
 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

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  
 相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  
 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  
 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

疏按周禮司關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  
 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  
 為關。將以  
 禦暴也。

集註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疏

此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歛。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之也。

集註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

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

也。

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註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

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疏** 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者也。荀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

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集註**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

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今不

行也。

南軒張氏曰。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此之謂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

世不能亂。

**註**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

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

亂其志也。

**疏** 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爲

周于利者。則所養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爲周于德者。則所

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

此。

孟子 卷之四 十一  
集註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蓄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于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音現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

禍鄭公子染指鼈羹之類是也

疏 此章言貪廉相殊各亦卓異者也

集註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

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

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

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

也。

朱子曰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註不親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

也。

集註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則總言其有德耳。

無禮義則上下亂。

註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

集註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註無善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

有所不足故也。

疏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

人以三者為急也。禮義由賢者出政事

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于是乎不足此孟子言之亦其叙之然

孟子 卷十四  
集註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  
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爲本。無仁賢則禮義政  
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  
下未之有也。

註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  
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  
世有士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

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

疏

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  
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爲得者也。

集註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

丑井反

國。而不可以得丘民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  
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  
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註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

集註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爲本，社稷亦爲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繫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埧埤也。白虎通曰：天子社稷方五丈，取五色土封之，諸侯主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壝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

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爲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天子之心，封以爲諸侯。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爲大夫。

集註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

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註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集註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

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

註犧牲已成。肥膋。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

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

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疏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

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

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其牲。是知社

稷之變置。又有見于湯之時然也。此章言

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

君民社稷之輕重也。

集註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

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

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持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恐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皆使民畏已者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

附朱子或問變置社稷程子以為變其所配之人諒乎曰以湯變夏觀之則固有是事然初不為水旱也且以水旱之故不自省已而遽廢其配祭之人於理亦有未安者若集註之說則出於彭城無已之論曰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稷而加禮焉既而盜止愚

竊以為此或有合於古人之意故取之以為說焉庶乎其少安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頑貪懦弱鄙狹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



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喻聞尚然，況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疏** 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集註**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薰炙之

也。餘見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人之清和，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

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嘆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衆，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如姜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木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有伐病之功，未必優於姜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此耶？  
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註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

謂之有道也。

疏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人非仁

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集註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

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為之。乃所

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

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有義也者宜也。

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

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

也。

朱子曰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而不

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

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

理出來。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

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

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

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

理，卽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人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爲大，以仁之事實言。尤延之云：孟子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此說近是。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註：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疏：此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

集註：重出，見萬章下篇。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也。

註：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爲君子也。孔子所以厄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厄也。

疏：此章言孔子見厄，謂君子間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集註：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丁公著曰貉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

音伯註貉姓稽名仕者也為眾口所訕理賴也謂

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

集註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

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云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楊雄方言俚聊也許慎曰賴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註審已之德口無傷也離於凡人而仕者亦

益多口

大全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見憎如此多口如語之屢憎於人熙按理憎並如字義自通不必易訓改字可矣引二詩者證文王孔子亦

不為以多言阿諛於群也

集註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主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

亦不殄厥問文王也

註詩邶風栢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

愠于羣小怨小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

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口故曰孔子之所苦

也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愠怒也

張南軒曰詩猶言  
遂也承上起下之  
辭

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隕絕。咎夷之  
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疏** 此章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誼譁。  
大聖所有。况于凡品之所能禦者也。

**集註** 詩。即風栢舟及大雅緜之篇也。悄悄。憂  
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  
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隕。墜也。  
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  
之事。可以當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  
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

**註** 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明於道德。是躬行之  
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  
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明。不可得也。

**疏** 此章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闇  
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是亦所

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集註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

在自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

寡矣

音夏非夫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唐韻古拜反

註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

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嶺有微

熙按介然茅徑踏蹊而隔限成路也說文介作爪从人介于八之中正為介分畫也限也从人从八分辨之義左傳昭二年福介之闕注介隔也易繫辭辭憂悔吝者存乎介傳介謂辨別之端

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為間有

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

路以喻高子學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

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疏高子嘗于為詩而不通乎意是塞其心之

一端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

集註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

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

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註高子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

集註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

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音堆音禮

註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高子曰禹時鐘在

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齒處深矣蠡欲絕

陳繼儒碎錄曰趙希鵠云追琢也今匣家淘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蠡刺蝕也追蠡言禹之鐘款文追起處刺蝕也今孟子追咬注非

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為尚樂也

集註豐氏曰追鐘鈕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

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

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趙氏曰按周禮考工記鐘縣謂旋旋蟲謂之

幹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

於旋之上為蟲形以飾之自漢以來鐘旋之

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

之類也

尚文王之聲蓋際以聲言未辨其為何樂而豐氏獨以鐘解之今故追蠡追註謂追猶治也夏后氏曰母追音年堆註謂追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為追而追同義揚子所謂提仁義是也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鈕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與謂之蠡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細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甚也細詳其義當為蠡蟲出頭潛以足畫之其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裸即疥病无傳為其者多故凡拒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知蠡蟲之形蓋拒者拒也蠡者其形似也而文王之樂不然是以知禹之獨尚也此蓋未察世有久近而樂亦因之初何優劣之有宜于學子以城門之軌明之

丁公著曰：古人駕車以兩馬，軌謂限之轍迹也。孟子意言城門限迹切深，以日久遠為車所轍多故也。豈是一時兩馬駕車而過之使然。與按：奚足言此何足以徵之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註：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鐘日久，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

疏：譬之城門之軌，齧其限之深處，豈以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亦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

非特兩馬之力，即如是之深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鐘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于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于詩也。所謂太山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也。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其蒙者也。

集註：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

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

與途同

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大全考工記八尺為軌，九軌積七十二尺，則為十二步。此涂。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較衍文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初章反較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註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時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

**疏**

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裴駟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為齊邑明矣。

**集註**先時齊國嘗饑，孟子觀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

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註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爲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耻不如前見虎走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君。是則我爲馮婦也。必爲知者所笑也。

**疏** 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于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非不足以悅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爲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此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集註**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改行爲善也。

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嶠。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註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

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集註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



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生，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一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註：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君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脩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

但生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疏**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

勸戒者也。

**集註**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

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

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

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

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

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

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

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

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

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

抑彼也。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

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朱子曰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性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

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命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做工夫不可委

之天而道  
心顯矣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註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孟子問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

集註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註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

集註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註已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

集註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

朱子曰。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

真實藥材。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畢竟不是。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為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有諸已之謂信。

註有之於已。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

集註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

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註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

集註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註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

集註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於四肢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

註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

疏

人共此善。不特充實於已。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

集註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



而已矣。

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有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至與。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註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人有是六等。

疏以此之善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爲神人。

集註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註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疏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者也。

集註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教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

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  
 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  
 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  
 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  
 欲之善。而若存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  
 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  
 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

名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  
 受之而已矣。

註墨程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  
 朱之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  
 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  
 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集註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

野光記聞云既入身  
豈說者以為豈闌  
也非也香白芷之類  
異名豚之所耳既放  
之得所又招之非善  
治邪說者也

其反正之漸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  
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豈又從而

招之

豈音入楊子方言豈園也郭注謂蘭園也園音溷說文廁也从豕在口中也口古文園字

註豈欄也招胃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  
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  
從而胃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復  
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疏

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

集註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豈闌也招胃也罾  
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  
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  
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  
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  
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

林次崐曰唐人租庸  
調之法租即粟米之  
征庸即力役之征調  
即布縷之征丘氏衍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四

義補唐德宗時揚  
炎為相遂作兩稅  
法夏輸無過六月  
秋輸無過十一月以  
大曆十四年墾田之  
數為定而均收之  
又曰自古征取於民  
者其自有二其限者  
三唐有兩稅宋有三  
限而此意但其名  
雖同於古而其實  
則異爾諸家辨  
兩稅夏秋二稅也  
三限限三時也宋法  
夏稅至十月是歷  
夏秋老三時也秋  
稅至明年二月是  
歷秋老春三時也  
或是三限限三時  
也蓋不特有錢取  
之夏粟米取之秋  
力役取之冬者同其  
不并取以紓民力則  
同也此本唐德宗  
時楊炎所立朱子  
時猶用之故稱今  
云經說拾遺

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註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衣也縷紈鏡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以  
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征之者義  
也緩之者仁也惟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  
然而充類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  
此孟子不得不權  
時而救時之弊也

集註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

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蚕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歛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夫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註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

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

疏 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于爭。玩以殃其身。諸侯知茲。永無患也。

集註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益成括。益成括。

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註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爲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

疏此章言小智自私藏怨之府勞謙終吉者也

集註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人才之小者也不顧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爲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爲奇則必以料事爲明而駁駁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卷十四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註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屨扉屨也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窓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

集註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曰子以是為竊

熙按或問之三字句或人問館人也曰若是乎從者之廖也九字句館人對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或人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九字句或人又問館人也曰殆非也四字句館人對或人也夫子之設科以下二十五字或人告館人之辭也

註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廖廖匿也

孟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侍從者所竊匿也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眾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

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

**疏**

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

人自答者也

**集註**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

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慶源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予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以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屨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註。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

集註。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蒲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深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

言  
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註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  
集註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註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有行。所至皆可以為義也。

集註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甘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未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之實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丁公著云按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飾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蓋傳焉誤也

註飾取也人之為士者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疏失言失之謂失人失之教此章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藏否此之穿踰之類者也



集註。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  
意也。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  
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  
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  
後爲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問此章先言仁義。後專言義。何也。朱子曰。仁  
只是。一路。只是箇不恐之心。苟能充此心。便  
了。義却頭項多。  
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諂爲悅者  
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爲容者乎。以是  
爲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

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  
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爲非義  
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覆再三推而言之。使  
人知所用力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  
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

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爲。欲齊  
王卽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  
欲人皆卽其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而達之。充  
之也。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不推不能達。  
不達不能充。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  
只在善推其所爲一句。非朱子孰能發之哉。  
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  
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餽之正其言也。  
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  
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存。

孟子 卷之四 盡心下 七

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信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充擴此義所當參玩。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註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謂善言善道也。正心守仁皆在曾臆吐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

**疏** 孟子自解其旨也。以君子于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遠于心。而道存焉。蓋帶者所以服之。近于人身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集註**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註身正物正天下平矣

集註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

註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

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

疏

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已而責于人君子尤之况以妄芸言失務者也

集註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註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

身身安乃施人謂加善於民也

集註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

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

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

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

孟子 卷十四 聖  
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  
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註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爲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集註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爲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孟子 卷之四 五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註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天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疏 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集註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

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也。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

孟子 卷之四 五 盡心下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侯命之意。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音稅

音眇

註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

集註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

巍巍富貴高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和靖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憚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

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朱子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遂藐之哉。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

楚危反

盡心下

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註。仞，八尺也。椳，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椳題數

尺，奢大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大屋無尺丈之限，故言數仞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衆多，至數百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般于遊田

也。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爲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爲當畏彼人乎哉。

疏。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茅茨采椳，聖堯表也。必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寶玩者也。

**集註**椳，椳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于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



孟子 卷之四 梁惠篇 上 孟子曰 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楊氏曰 孟子此章以 已之長方人之短 猶有此等氣象 在孔子則

無此矣

南軒張氏曰 藐讀如渺 左氏曰 以是藐諸孤 藐小之也 小之者 小其所挾也 故程子曰 內重則見外之輕 得深則見誘之小 后之為士者 惟不知古制之是守 故未得志 則有所慕 既得志 則得其所慕 遂欲不已 以為天下害 士必寡欲 而後能守古制 而後知自重 知自重 而後不為勢所屈 使其身用而道行 則生民受其福矣

○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 其為人也寡欲 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 雖有存焉者 寡矣

註 養治也 寡少也 欲利欲也 雖有少欲而亡者 謂遭橫暴 若單豹卧深山而遇饑虎之類也 然亦寡矣 謂貪而不亡 蒙先人德業 若晉

國樂騫之類也 然亦少矣 不存者眾

疏 荀子云 養心莫善於誠 亦與此同旨也 此章言清淨寡慾 德之高者 畜聚積實 穢行之下 廉者 招福濁者 速禍 雖有不然 蓋非常道 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蓋心下

集註欲如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欲已耶蓋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問周子之言朱子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則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伊川教人直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

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避聲色不殖貨利只爲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犬而反覆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于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註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

疏棗與棗一物也然而有二名是棗小而棗大棗酸而棗甘耳云羊棗則羊棗之爲大



棗其者矣其類則槭棗之屬也

集註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

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

同也各所獨也

註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言

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孟子言膾炙雖美

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

食也譬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

名所獨也故諱

疏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嘉之

集註肉轟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不忍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

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註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嘆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

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者也。

集註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註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狷者能

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狷次善者故思之也。

集註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還作狷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註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

集註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註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蹠踣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皙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疏論語嘗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皙牧皮三者皆學于孔子進取于道而

集註琴張名字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大宗師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躡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為利疚。我曾皙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于學。亦志于仕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于曾皙琴張二人耳。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爲顛孫師。亦未審何據。

何以謂之狂也。

註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爲狂。

集註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

註嚶嚶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覆其言是其狂也。

集註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獯也。是又其次也。

註屑。潔也。不潔。污穢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

有介之人。能耻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

是獯人。次於狂者也。

集註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

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

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  
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  
矣。

註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

獨鄉原不入者。無恨心耳。以其鄉原賊德故

也。萬章問鄉原之惡何如。

集註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

克爾反

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

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

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

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

問也

曰何以是膠膠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

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

其高反

世也善斯可矣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音奄

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膠膠若有大志

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

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

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為

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

以為生斯世但當取為人所善善人則可矣

其實但合眾之行媚愛也故闒然大見愛於

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集註 踽踽，獨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邪？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闕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

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萬章

註疏章作子

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

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註 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萬子言人皆以為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為賊德，何為也。

集註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

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註孟子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舉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

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人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集註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衆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

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註：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節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惑衆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集註：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

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註：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調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為邪惡之行也。

疏 君子去乎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適。於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口亂。德以立而不為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疑之惑矣。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于已。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

集註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朱子曰。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辨異端息邪。

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統言之。不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註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

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集註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巳會之未。以運經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二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午會。以運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

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

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子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

雲峰胡氏曰語孟未嘗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

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

中之蘊而六經言性始此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

道處至若見而如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契莫不

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也

之功固不小也

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註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日仲虺是

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是則伊尹

為右相故二人等德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

後

集註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



湯左相

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智曰仁曰禮曰義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本言武不言文此皆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贊也其猶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一書至為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曰新一言又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素問反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註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

內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

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集註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

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孟子

卷十四 盡心下

七

陸善經本作然而無  
乎爾則亦有乎爾  
注云鄒魯相隣故云  
近聖人之居無乎爾  
有乎爾疑之也孟子  
意自以當之以況絕  
筆於獲麟也

雲峰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太公龍  
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益  
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註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  
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為  
遠而無有也鄉魯相近傳曰魯擊拆聞於邾

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  
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為輔佐猶  
可應備名世如傳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  
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  
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  
也則亦當使為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  
辭也

疏 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  
必止于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

盡心下

子擬仲尼而作者也。故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春秋修中興之教，絕筆于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終于是言者，蓋亦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以來，推以世代，雖有歲限，然亦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于篇章之末。蓋亦深歎而不怨之云爾。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于篇章者也。

集註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

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之傳，而憂後世遂夫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

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  
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公沒  
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  
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  
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  
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  
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

關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  
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  
孰知斯人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  
稱情也哉

通考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  
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  
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二  
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  
年而魯平公繼立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  
年則孟子必生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  
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之梁惠王見之而  
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槩可見矣

朱子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爲王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爲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

雲峰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爲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須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爲難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爲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嘆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

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也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必疑其言之異也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慕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後續也

按盡心下第異同好名之人節疏云好不朽之名者則重名輕利故云能讓千乘之國而且不受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而簞食豆羹之小節且見爭奪而變見於顏色集註則云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

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以追蠶註云。蠶欲絕之貌。集註則云。蠶。木虫也。可欲之謂善。疏云。已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集註則云。其為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為善人矣。有諸已之謂信。疏云。有是善於已。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集註則云。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則可謂信人。大而化之之謂聖。註云。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集註則云。使其大者無可見之迹。夫子設科也。節。疏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匿履。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右。教無類。其斯之謂與。集註則云。或人自伍。其失。因言此從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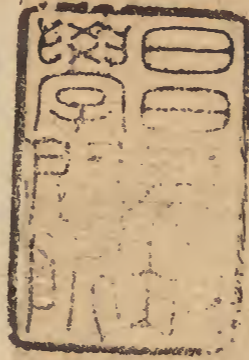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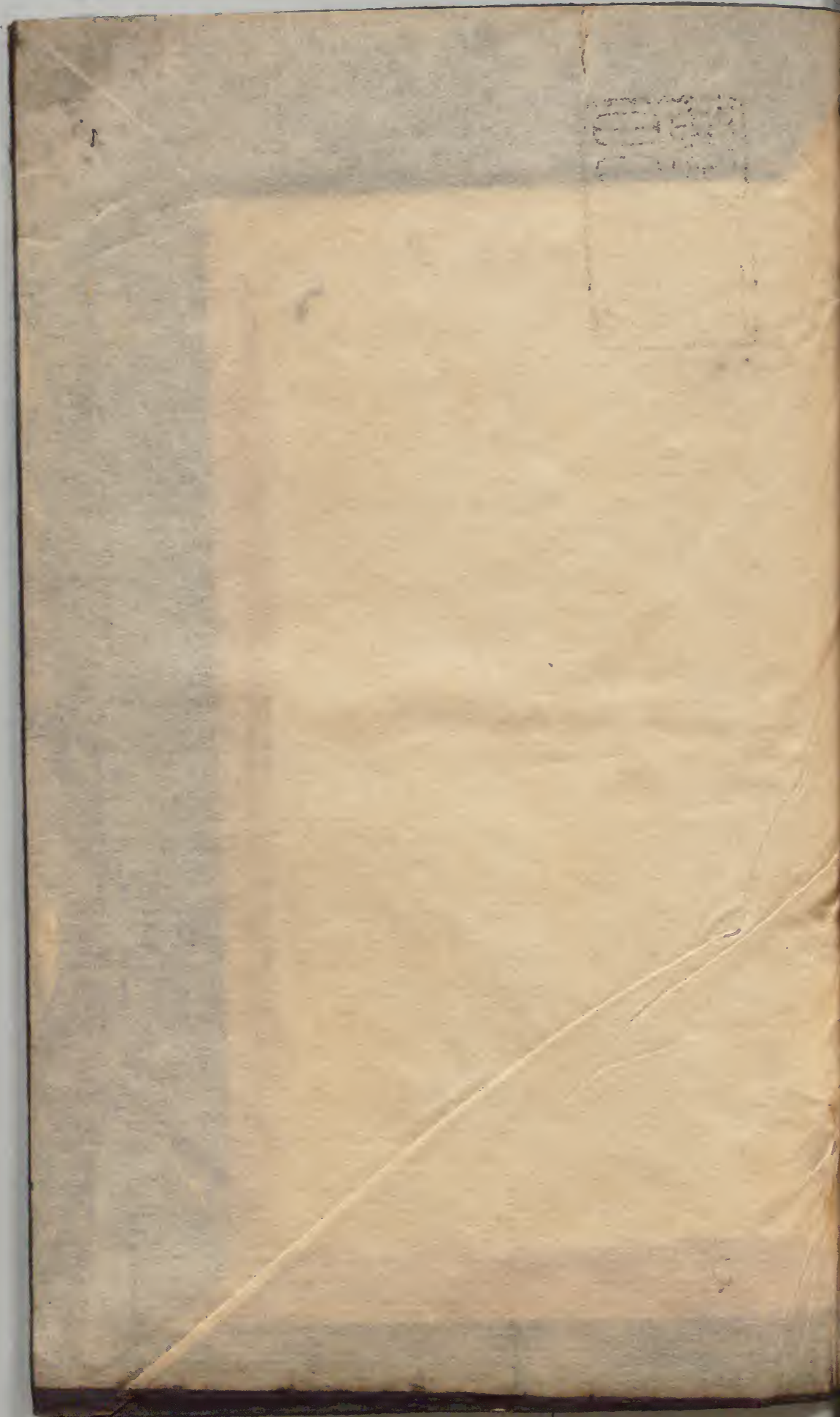
固不為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人皆有所不為。三句。疏云。天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集註則云。推羞惡之心。士未可以言節。疏云。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失之。誦也。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之。教也。如此者。是皆為穿墻踰屋。趨姦利之類也。集註則云。便佞隱默。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踰之類。湯武反之也。疏云。湯王武王。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人。而反之者也。集註則云。修為以復其性。在我者。皆古之制也。疏云。在我所行之事。皆古聖王之制度。恭儉。

而有禮也。集註則云所守者古聖王之法則曰何以是嚶嚶也。疏云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嚶嚶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為踽踽涼涼有威儀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為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集註則云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狃者曰何必如此踽踽涼涼。無所親厚哉。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疏云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間者。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欲歸於已。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集註則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

孟子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十四

終



本

集



